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唐 敬 臬 選 註

墨 子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墨

子

編輯主幹

王 岫 廬
朱 經 農

選註者 唐敬杲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Student's Chinese Classics Series
SELECTIONS FROM MÊ TZE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T'ANG CHING KAO

Edited by

Y. W. WONG AND KING CHU, M. A.

1st ed., March, 1926

Price: \$0.6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初版

（學生國學叢書） 墨 子 一 冊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唐 敬 杲

本叢書編輯主幹

王 岫 經 農 廬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朱 經 農 廬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杭州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九江 漢口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學生國學叢書編例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刊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近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北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以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一、諸書均有注釋。古籍異釋紛如，則采其較長者。注釋刊載每頁之末，按檢至便。

一、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一、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一、編者識力有限，固陋在所難免。當世學人寵而教之，無不樂承。

敘

一 墨子傳

墨子之年代 墨子何時人，太史公僅爲傳疑之辭，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荀列傳）於是墨子之年代，遂爲學者所聚訟。漢書藝文志謂在七十子之後；後漢張衡謂當子思時（後漢書本傳注）；畢沅謂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墨子序）；汪中謂在宋景公時代（述學內篇卷三）；孫詒讓謂當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於安王之季（墨子後語）；胡適之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與三十年之間，死在周威烈王元年與十年之間（哲學史大綱一六七頁）。梁任公墨子學案附有墨子年代考，於墨子生卒年代考證特詳，謂當生於周定王初年（西紀前四六八至四

五九) 約當孔子卒後十餘年；卒於周安王中葉（西紀前三九〇至三八二）約當孟子生前十餘年；似較確當。

墨子之生地 而墨子生地，古來又不一其說：呂氏春秋當染篇、慎大篇高

注，謂是魯人；文選長笛賦李注、荀子修身篇楊注、葛洪神仙傳、鄭樵通志，均謂之宋人；而清儒畢沅、武億，則均謂是楚之魯陽人。宋人、楚人之說，前人已多駁論，不能成立。依本書所載事實考之，似當以魯人之說爲是（如貴義篇云：『子墨子自魯卽齊；魯問篇云：『越王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又公輸篇云：『子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

墨子之事蹟 墨子名翟，姓墨氏，生於魯。魯惠公時，周史角來魯教郊廟之

禮，其裔有留魯者，墨子學焉（據呂氏春秋當染篇）。史角之學，出於史佚，漢書藝文

志墨家以尹佚二篇列首，蓋爲此也。其居魯也，魯君問以禦齊之法；墨子教以尊天事鬼、愛利百姓、交好鄰國、舉國而從事於戰（見魯問篇）。楚惠王時，魯之巧人

公輸般爲楚作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且因以見楚王，陳非攻之義，王及公輸不能難，而攻城之念不衰。墨子乃與公輸角攻守之技，公輸九設攻城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楚王曰：『善！』乃止不攻宋。（見公輸篇）其後楚魯陽文君欲攻鄭，墨子說而罷之；齊欲伐魯，墨子又說而罷之。

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王使魯陽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渚宮舊事二）越王使公尙過以車五十乘，迎墨子，請裂故吳之地五百里封焉。墨子

謂公尙過。『子觀越王之志何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以封爲？越王不聽吾言而我往焉，則是吾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見魯問篇）

晚年至齊，說齊太公以非攻之義。在周安王之十餘年時歿，年約七八十歲。孟子曰：『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莊子曰：『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躋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

二 墨子書及其注校

墨子書，漢書藝文志載稱七十一篇；隋書經籍志載稱十五卷，目一卷；宋中興閣書目載稱十五卷，六十一篇，蓋七十一篇中已亡其九矣（其闕佚當在唐中葉以後）。今本卷數同隋志，篇數則僅存五十三篇（所佚十八篇中，八篇尙

存目錄；其他十篇，並目錄亦亡。）

墨子書多非墨子自著。如親士、修身、所染三篇，全無墨家口氣，當爲後人僞託無疑。法儀、七患、辭過、三辯四篇，乃掇拾他篇餘論爲之，疑亦爲後人僞作。尙賢以下至非命，每題各有二篇，則爲墨子三派弟子，各記其所聞師說；篇中皆有『子墨子曰』字樣，此其證也。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卽魯勝所謂『墨辯』；其中經上下二篇，或係墨子自著。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五篇，乃爲墨子弟子輯集墨子一生言行爲之，體裁略同論語。備城門以下十一篇，專言守禦之法，亦爲弟子所記錄。

墨子之學，雖一時風靡天下，其後寢息。後之學者，又惑於孟子之說，此書之研究者遂少。其在歷史上所著錄之注釋書，以晉書隱逸傳所載魯勝之墨辯注爲嚆矢，宋鄭樵通志復有樂臺注本之著錄，然今皆已亡佚。是以古字、古言，錯簡誤脫，觸處皆是，幾於不可句讀。至清代乾隆間，汪中始治此書，有校本及表微一

卷，今皆不傳。同時，畢沅、孫星衍、盧文弨等合力注釋，校讎，發行經訓堂墨子注十六卷。其後，王念孫摘條校注，爲讀墨子雜誌六卷；俞樾著墨子平議三卷；蘇時學著墨子刊誤若干卷。至光緒間，孫詒讓集諸家說，參酌折衷，更斷以己所心得，著墨子間詁十五卷，詳密精審，實所未有。近有李笠者，復有墨子間詁校補之作，取各種版本與定本間詁互勘，並擷集近頃各家之說，參以己意，發明亦頗多。

三 墨家流派

墨子之學，在戰國當時，極爲隆盛，其徒屬滿天下，與儒者互爭思想界之霸權。呂氏春秋當染篇曰：『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又曰：『孔、墨徒屬彌衆，弟子彌豐；』可以見其盛況也。其直接受業於墨子者，如公輸篇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淮南子亦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然此三百人與百八十人者，因史無專紀，今已多不能舉。

其名姓。其見於本書及先秦諸子者，爲禽滑釐、高石子、高何、縣子碩、公尙過、耕柱、子、魏越、隋巢子、胡非子、管黔漱、高孫子、治徒娛、跌鼻、曹公子、勝綽、彭輕生子、孟山、弦唐子等十五人。其中，隋巢子著書六篇，胡非子著書三篇。

又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離爲三。』此三派傳授系次，今已不可得考。惟莊子天下篇有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云；則相里氏傳之五侯子，鄧陵氏一派又有苦獲、已齒，而爲南方之墨者也。

又莊子天下篇云：『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蓋墨家已寢假成爲一種宗教，而所謂『鉅子』者，卽其教主也。墨家鉅子見於呂氏春秋者，有孟勝、田襄子、腹䟽三人。

其爲墨家之餘流，而尤有重要之地位者，則有宋鉞、尹文、惠施、公孫龍等。

宋鉞宋人，孟子告子下作『宋輕』，莊子逍遙遊、韓非子顯學篇作『宋榮子』，荀子非十二子篇、天論篇等，與墨子並稱。觀其主張『人我之養，畢足而止』，『見侮不辱，救人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莊子天下篇）與說秦楚罷兵（孟子告子下），當爲奉行墨子節用、非攻、兼愛等主義者。

惠施、公孫龍，皆所謂名家者流。魯勝墨辯注敘謂『墨子著書，依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惠施之說，莊子天下篇中所載最詳。公孫龍著書六篇傳世。二人之說皆與墨經出入，蓋在論理學方面發揮墨子之學者。

尹文，莊子天下篇中以與宋鉞並稱。公孫龍子跡府篇、呂氏春秋正名篇皆載尹文『見侮不辱』之論，當亦爲宋鉞之流亞。著書二篇。

四 墨學淵源

漢書藝文志謂：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尙同。

又淮南子要略訓曰：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喪生而害義，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殳，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

班志九流之觀察，乃本於左傳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之意。雖墨子曾學於史角之後，然此其所論，實多牽強附會。淮南之說，差爲近是。墨學爲儒教之反抗，絕無疑義。蓋墨子旣生當孔學極盛之時，一般孔門弟子，又多墨守教說，不顧

時勢之變遷；墨子乃起而自創新說，以與之抗。如孔子正名，墨子崇實；孔子不信鬼神，墨子則倡明鬼；孔子以富貴壽夭爲在於天命，墨子則唱非命；孔子以禮樂爲治國之要具，嘆美周代之文治，墨子則立非樂、節用、節葬之說；孔子明貴賤，辨親疏，墨子則主張兼愛、交利。惟謂墨子之學盡本於夏禹，則殊未確當。此節汪中墨子後序辯之詳矣。其言曰：

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夏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父三年矣。從是觀之，它服術可知也。士喪禮小斂奠，大斂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葬陵，澤死葬澤，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也；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

則淮南所謂『背周道而用夏政之說』甯有成立之餘地？總之，墨子之學純爲時勢之反動，而一本於其救世之熱誠者。魯問篇墨子答魏越之語，最足以表示此

種精神。其言曰：

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沈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蓋墨子之學說，乃斟酌時代之需要，因事制宜以自成其一家之說者。如必謂其遵何制度，出何師說，則皆拘墟之見，不足信也。

五 學說概要

(一) 思想方法 墨子之學，在我國古代學術界中，實最多科學實驗之精神者。其經上下諸篇，既爲名學之先導，與歐洲之邏輯，印度之因明，相爲輝映；故其學說之立論，無不取首尾一貫之論理形式。其言曰：

凡出言談，則不可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

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未可得而從定也。（非命下）

蓋謂任何言論，無不須合於邏輯也。然則墨子邏輯之方法若何？非命下篇又曰：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

三法亦謂之『三表』。上『考之』之一法，即所謂演繹法也；下『原之』、『用之』之二法，即所謂歸納法也。墨子全書之論證，殆無不出此方式。墨子斥空想，崇實行，其所以重視論理之應用者，蓋非偶然也。

（二）兼愛主義 墨子之根本主義，厥惟兼愛。彼以爲天下之禍亂，皆起於不相愛。不相愛，則思虧人以自利；人各思虧人以自利，則攻殺篡奪，社會不可以一日安矣。然則兼愛之道奈何？曰：

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兼愛中）